

1.	
	我爸是在我13岁那年失踪的。
	他最后一眼被人看到时正好从一家夜店里出来，正值半夜。当时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等他回家，电视上泛蓝的光打在她脸上。我在卧室里偷偷撩开窗帘往外望，数着路灯下面经过的一个个人影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等候晚回家的爸爸成了我们默认的习惯。
	我觉得他像是一只半透明的蝴蝶，扑棱着翅膀，像是随时都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
	虽然在外表看来，他就是一个顶着啤酒肚的中年男子。
	那晚之后，我爸再也没有从路灯底下经过，只剩下蚊虫的影子乱撞。
	警察找到我的时候我正趴在课桌上睡大觉。“蔡宗亮！警察找你！”迷迷糊糊地听到班主任喊了我的名字。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粗糙大叔等在教室外面。
	“别紧张。”他说，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。“你爸爸几天没回家了？”

	“三天了。”
	“叔叔有几个问题问你，别紧张啊。”
	“你问吧。”
	“你最后一次见你爸爸是什么时候？”
	“三天前的早上。”
	“你爸爸经常夜不归宿吗？”
	我摇摇头。
	“我听人说，他经常在外面夜店鬼混。”

	“谈生意。”
	“他在外面有没有那种，你懂的，和什么人比较亲密？”
	“警察叔叔，”我昂着头，“你觉得问一个小孩这种问题合适吗？”
	警察从笔记本上抬起眼，笑了笑，“呵，你这小孩。快点，答完了放你回去上课。”
	我听出他有点不耐烦了，我说，“爸爸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！每一天，无论多晚，他都会回来的！”
	“失踪前一天晚上他在外面陪客户是吧？”
	“是的，我不说过了嘛？”
	“失踪前几天，你爸有什么奇怪的表现吗？”

	我低下头思索，要说爸爸有什么奇怪的表现的话，也不是这几天的事了。
	“有时候是挺奇怪的。”
	“哦，怎么讲？”
	在我记忆里爸爸就是一个奇怪的大人，或许在成年人看来，他也是个不怎么靠谱的角色吧。不论什么场合，他永远是迟到的最后一人，问他干什么去了，他永远支支吾吾说不清。
	小时候，我等在学校门口，他总是晃头晃脑地从远处跑来，擦着汗说，对不起，爸爸有事，耽误了。
	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嘴角泛起百年不变的微笑。我不明白哪里有那么多事好笑的，或者工作将他变成了一个永远笑脸呵呵的人。脸上晃着肥肉，背上和胸前各湿着一块，身上飘出些许汗臭。
	从小爸爸最常跟我玩的就是模仿大象的游戏，捏着鼻子伸长手臂原地转圈，比谁先晕倒。上小学后我就对爸爸的幼稚失去了兴趣。

	我跟我爸爸却越离越远，尤其在我9岁时的那个暑假之后。爸爸一直试图拉近我跟他的距离，于是他带我去了动物园，就我和爸爸两个人。
	他问：“亮亮啊，你想去看什么动物？爸爸带你去。”
	我说：“我要看老虎，又大又凶的大老虎。”
	他说：“你不是喜欢大象吗？看大老虎，不怕被吃掉啊？”
	我说不怕，因为看到了大老虎我就可以跟同学们吹牛了。谁会喜欢大象呢？大象看上去又笨又钝，就跟爸爸一样。喜欢大象的是爸爸，不是我。动物园的大老虎在哪里？一路上，我一直问。快了快了，爸爸总是这么说。老虎的标志箭头明明就在眼前，而往前寻找时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我开始失去耐心，哭着喊要看老虎老虎。而爸爸擦着汗，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
	小时候觉得可能那家动物园根本没有老虎，现在想想，所有问题都在那时候就落下了根。我爸爸，他无法带领我到达想去的地方。
	我在原地哇哇大哭，爸爸蹲下身，手摸着我的脑袋，对我说了一句话。
	说了一句什么呢？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	从此我对爸爸的不解与日俱增，它在我心中化成一只老虎，它变得越来越野蛮，令我迫切地想要吞食自己。
	“我爸爸，他常常会迷路，他只是迷路了。”我对警察叔叔说。
	警察心不在焉地一笑，拍了下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回去上课吧。”
	警察的调查草草结尾，从此我和妈妈成了别人口中的可怜人。或许在他人眼里，爸爸从来不曾留下什么可靠的印象，所以爸爸跟不知哪里来的野鸡跑了的传言成了他们默认的观点。
	一个大人怎么会迷路呢？年幼的我还在给自己找各种借口，但很快，我便为这种想法感到可笑幼稚。
	2.
	爸爸失踪之后，妈妈变得异常忙碌，一人打着三份工，几乎没了可以休息的时间。

	我问妈妈：“爸爸丢下我们了吗？”
	褪色发黄的洗衣机哐哐乱叫，妈妈把手压在洗衣机盖子上避免它乱跑。听我说完，她撩起头发，黑眼圈深深的。
	“不会，你爸爸会回来的。”
	说完，她便埋头在了家务中。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脸。
	我闲来无趣，就开始在家里寻找爸爸的痕迹。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古旧的书桌，爸爸失踪后，他的东西几乎没怎么动，我模仿着侦探在家里寻找他失踪的线索。未抽完的烟盒，剩了一半油的打火机，折了头的钢笔……最后，我从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。
	笔记本上潦草涂鸦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图形，粗看像是一个大脑，一连好几页记录着我看不懂的词汇。
	我妈在外面喊了我一声，我立刻将笔记本揣了起来。我把笔记本藏进自己的房间，随后便一蹦一跳地去给妈妈帮忙。
	回到房间后，我打开笔记本，笔记本上画满了坐标轴，我霎时失落万分，像是找到了藏宝点却发现藏在里面的竟是一本一课一练，当时正在为数学作业烦恼的我恨不得立刻将他扔掉。

	但我还是耐着心，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终于写着几句人话了。
	慢性空间错位症急救指南：
	1.如果突然分辨不了方向，闭上眼睛捏住鼻子，等待15秒再睁眼
	2.如果上述措施无效，那就闭上眼睛左手捏住耳朵，右手从左手臂中穿过并伸长（模仿大象），向左转三圈，再向右转三圈，反复多次可以缓解症状
	3.如果上述措施均无效，你就是进入了迷路迴，寻找一个十字路口，然后选择一条穿过
	然而以我当时依然不知道再说什么。也懒得再翻一遍，就随手把它扔进了玩具盒。
	当初的我怎么会想到，这个笔记本成了贯穿我一生的秘密。连接着我和另一个时空的爸爸，将我的人生从常人的轨迹中抽离了出来。

	3.
	我从小便是个方向感极弱的人，妈妈跟我交流时从来不会提东南西北，她会说，“亮亮，你把剪刀递给我一下，就在柜子的最右边！”或是“哎呀我针线掉地上啦，快点，小孩子眼睛尖，快帮我找找，左手边左手边！”
	但是久而久之，我发现，就连辨识左右也需要花点时间来思考。我的世界有时候会变得上下左右不可分辨。
	有天一觉醒来，发现立方体的卧室变成了一个圆球，我以为是自己没睡醒，根本没意识到是我脑子出了问题。
	于是我继续闭上眼睛，不知怎的，脑中突然闪过笔记最后一页的第一句话，我立刻惊醒，再看四周，所有方位消失了。我是说，我当然认得前后左右，但是我的方位，不再是客观上的方位。
	我闭眼，突然起身，感觉自己睡在天花板上，原来的天花板正好端端地铺在我的下方。
	我闭眼，再度起身，原来左手边的课桌突然挪到了右边。

	<p>我深吸一口气，爬下床，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摇晃的船上，我蹑手蹑脚地顺着地板的直线走，我盯着脚下直线，直线却开始变得扭曲，一不小心我就会失去平衡，平地摔倒。我朝着门的方向一直往前走，门却没有更加靠近，等回过神时，竟又回到了床上。</p>
	<p>这时，我终于回想起了笔记本最后一页的第一条指南，重又躺会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捏住鼻子，默默熟了15下，然后睁开眼睛，周围才恢复了正常。</p>
	<p>妈妈在门外叫我起床，我应了一声，翻下床跑出了门。</p>
	<p>慢性空间错位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身上出现这种症状。然而小时候的我，迷迷糊糊地只将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梦境。</p>
	<p>4.</p>
	<p>因为缺了爸爸的管教，我变得越来越贪玩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我开始逃课，叼根烟等在放学必经的小路上，跟一些小混混混在一起。</p>
	<p>那时候兴起帮派，几个年级的学生三五成群，谁也不服谁，由于我长得矮小，并没有多少人怕我，我总是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。</p>

	“我知道你，你爸不是带野鸡跑路的那个吗？”
	“警察都来学校了，他妈还去报警了啊哈哈哈哈，傻逼。”
	“这是我们的地盘知道不，身上有钱吗？”
	兄弟们都还没来，我一个人瞪着几个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学生。然后我什么也没说，扑了上去。我不太明白我这么做的意义，或许只是为了找一个发泄的出口。
	天旋地转，我也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，就被一个大个子撂倒在地。脑袋磕在地上，嗡的一声响。大个子站起来，向我吐了口唾沫。
	“弱鸡就不要学人家混了。”
	我只觉得头脑昏涨，方向感在散去，眼中的所有景色开始扭曲。我站起身，却像踩空了一样，扑通一声原地摔倒，引起一阵哄笑。

	“这傻逼连站都站不稳了。”
	好不容易站了起来，我举起拳头，朝着他们的方向挥去，却打了个空。发现他们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背后。
	“哈哈打哪儿呢？”
	“这小子怕真的是个傻子吧！”
	他们抢了我身上的零用钱，扬长而去。我一个人躺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捏住鼻子，数了15下才终于爬了起来。
	这时候，我终于明白。我那无用的爸爸，留给我的，是多么可怕的病症。
	我灰溜溜地回到家，妈妈正在家门口板着脸等我。
	“你还知道回来了啊，你自己照照镜子，成什么样子！”

	我没说话，把书包随地扔下。
	“你以为你没爹管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！”
	“你去哪儿！”
	“你给我站住！！”
	“我没有爹，我哪里来的爹？他在的时候哪天没有晚回来过？”我问。
	“至少你爸从来不在外面鬼混！”
	“不，他走了，他扔下我们了。妈。”我说。
	空气霎时变得一片宁静，我摔上门，进了房间。我感觉心中的老虎在噬咬着我，我难受，可是就连这份难受也找不到出口。

	5.
	没人知道我得了一种怪病，这让我愈发地厌恶我爸，他悄无声息地离开，把不幸的东西遗传给了我。我没什么欺负人的天分，我挥拳找不到北，想跑路还会摔倒。
	整个中学注定在悲剧中度过，几乎没交到任何朋友。我不想暴露自己那臭毛病，便总是一个人回家。短短一段回程，我却要走上好久，我总是在无意识之中就绕了远路。
	我妈指责我在外面跟狐朋狗友鬼混，我说是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叛逆时期，我从心底排斥早已分散的家庭。一心想着摆脱这个流言蜚语的混蛋地方。
	我想起笔记本上记录着一个叫迷路迴的地方。一个所有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。
	迷路迴是所有迷路者的必经的路口。每个迷路者都会有那么一瞬间，不知道自己位于哪里，如果这种感觉多持续一会儿，由着自己继续迷路，最终就会进入迷路迴。
	我不太相信笔记本上写的，虽然时空错位症的初级症状的确在我身上有所显现，但是面对超越常理的事情我还是无法接受。我要怎么说服自己呢？爸爸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迷路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？

	在我看来，这都是爸爸推脱的理由，他，选择离开了我们。用一个编造的笔记，欺骗还不懂事的我，掩盖他抛弃我们的事实。
	至于那本笔记本被我藏在哪儿，我早已忘得差不多了。
	高中毕业前，我特意报考了一个远方的大学，离开前，我将房间里的东西重新收拾了一番，无意中又翻出了埋在玩具盒下面的笔记本。
	我大脑嗡的一下，周围一片混沌，再次进入了混沌的空间。耳边朦朦胧胧地传来爸爸的声音，“亮亮，不.....要.....怕.....&%*)) &#%&.....”
	那是来自童年深处的声音，我听不清。等我冷静下来时，手中已经捏着那本笔记。
	笔记本上沾满了灰尘，我拍打了几下，塞进了书包。
	6.

	离乡的路途遥远，从此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了，忍受着闲言碎语，那张疲惫的脸再度浮现在我的脑海。而我无法带她走。
	火车上我翻阅起了已经发黄的笔记本。
	现在的我终于能看懂点上面的内容了，粗糙的大脑截面图，箭头指着大脑中下方的一段毛毛虫似的物体，以我当时生物知识判断，这大概是大脑中的海马体，我又翻了几页，具体的理论我依然不明白，但大概是讲，我的这个病由于海马体出了问题，导致空间记忆与方向感失控。闭目凝神或者反复转圈可以暂时矫正方位感，预防病情恶化。
	再往后，画的是耳朵的内部结构图，三根弧形的管状物，旁边模糊的字体标注着半规管。再往下翻，终于又有了可供阅读的文字。在你的耳朵里，有个叫内耳迷路的地方，三条半规管互成直角，如同x、y、z三根坐标轴，它们代表着空间的三个面，当它们故障时，你眼里的空间就会变得扭曲，所有方向互相连接，空间变成一个球体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上下左右。
	标红字体： 注意
	注意： 当毛病恶化时，这个空间球体会再度扭曲，犹如用两根手指挤压一个气球，两个点互相触碰结合，那个地方就是迷路迴，此时如果你正好位于迷路迴，你就会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个地方。
	我合上笔记，把这胡编乱造的理论抛到脑后。当时看来，一个非专业出生的肥胖中年，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研究呢？

	7.
	我原以为能从黑压压的过去中挣脱了出来。然而迷路的毛病还是时刻困扰着我，我第一次找教室就迟到。教学楼对我而言就像个巨大的迷宫，每次最烦恼的就是换教室。
	有时半夜起来尿尿还找不到门，第一条已失去作用，我就在原地模仿大象转圈。有时不小心撞上垃圾桶，吵醒舍友引来一阵骂。
	最轻松的时刻就是在宿舍和舍友开黑打游戏，然而很快，我的症状进一步扩大。
	“上路上路，快快，上路团一波。”
	“下路呀，你怎么跑对面野区去了？！”
	“宗亮，你还是多练练人机吧。”

	我关掉游戏，跑到阳台上点了根烟，我连游戏地图都无法识别了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这病只要跟着我一天，我就一天不能获得自由。
	我必须得弄明白这种怪病是怎么回事儿，这种欲望愈演愈烈。不就是脑袋里出了点毛病吗？
	我带着笔记本来到图书馆，很多大脑科学的书几乎都是英文的。
	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人怎么可能看得懂这些东西呢？我对照着笔记本查找，想着爸爸是花了多久，才写成了这样一本笔记呢？
	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像是被一只巨爪挠了一下，从我幼时起，就有只老虎在我心中奔走。爸爸说的那句话，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。
	图书馆的一列列书架开始无止境地延展，沿着B打头的书列一点点寻找，却发现自己一下来到了M打头的书列。
	我遗失在了图书馆的一列列书架之间。
	我闭上眼睛开始数数，数到15睁眼，发现空间扭曲得更厉害了。

	第一条方法对我已经没什么效果。要我在公共场合模仿大象，我更是死也不愿意。
	于是我打开笔记本，寻找线索。
	终于在一张被涂抹掉的大脑图下找到了一行小字——
	-
	推测：情绪可能会影响对方向的判断？
	可能是理论找不到依据，这行字又被划上了一条横线。
	我试图让自己冷静，然而心中被抓破的口子却怎么也堵不住了。
	我又翻到那句话： 每个迷路者都会有那么一瞬间，不知道自己位于哪里.....
	如果这种感觉多持续一会儿，由着自己继续迷路，最终就会进入迷路迴。

	我顺着由庞大的图书列构成的迷宫漫无目的地行走，突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式的过道，过道的尽头各有一扇门，看上去跟图书馆的大门别无二致，人进人出，似乎没有人发觉这里有什么奇怪。
	原来，迷路迴是这样的。
	我随便找了条过道走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脑中浮现，或许，通过迷路迴，我就能找到父亲。
	我将手贴在门上，缓缓地推开。我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，等到睁开双眼时，发现周围布满了水汽。
	我从图书馆一下子穿越到了浴室！
	我推开门，周围突然发出尖叫，这还是女生浴室！
	我立刻遮住脸往外冲。
	匡！

	一位刚进浴室的女同学和我相撞。我跌倒在地，又仓促地爬起来，溜了。
	8.
	第二天我又去了图书馆，试图重现昨日的情形。我总觉得，我想寻找的答案就在那迷路迴之中。
	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时，发现对面有一双眼睛瞪着我。
	我忙不迭地将书塞回书架，没想到却被对面的一只手推了过来。
	“你别动！我昨天见过你！”那女孩说。
	我拿书遮住脸，假装没听到。

	“别装蒜！你这偷窥狂！”
	“我没偷窥！”我大喊一声，引来周围人的围观，我压低声，“谁要看你这种搓衣板？”
	“你说谁搓衣板？”她噔噔跑过来拽住我，“昨天浴室偷窥狂的事儿都传开了你知道不？”
	“你别乱说，你有证据嘛你！”
	她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眼，是我摔倒在浴室门口的照片。
	“你啥时候拍的！”
	“我要是把这张照片传网上……”
	“你不能传！”我伸手想夺她的手机。

	“没想到你这个偷窥狂还挺好学，要不让我传网上也行，就是……”
	“什么？”
	争执一番后，这个叫许云洁的八婆跟我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我按时为她在图书馆占座，她就不揭穿我。
	恰值期末，这简单的任务对我造成了莫大的折磨。我到达图书馆的时间要比常人多花上一倍。
	没几个礼拜我就严重睡眠不足。有天我起晚了，赶着去图书馆，眼前的路像是波浪一样晃荡，空间变得扭曲，不知从哪传来一阵急刹，随后我就失去了意识。
	9.
	小时候，爸爸总是跟我玩大象转圈的游戏，每次我都会先晕倒，跌跌撞撞地扑到他腿上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我总是学不会盯着一个点的技巧。
	我睁开眼，面前是许云洁的脸。

	“你终于醒了！”
	“我发生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	“你是不是傻呀？哪有人迎面向汽车冲去的？”
	“有吗，我不记得了。”
	“还好司机刹车及时，你没大事儿，就是腿骨折了。”
	我撑起身体，发现右腿布满了石膏挂着。
	“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你不用给我占座了，先把腿养好吧。”
	“那照片……”

	“照片我也删了。好了，我该去上课了，你好好养伤。”
	我盯着她关门而出。
	后来每天她都来看我，给我送水果。
	“你别是脑子坏了吧。”我问，“说吧，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	“我没有目的啊。你还怪我啊？”
	“我怪你干啥？我的腿又不是你撞的。”
	“但要不是我每天让你占座你也不会撞断腿啊。”
	“啊？”

	“你那几天一看就没怎么睡。”
	“得了，这下我们算两清，不劳您费神看望我了。”
	“我妈跟人说，做人要对得起自己良心。我得对你的腿负责。”
	“你对我哪里都不用负责。”
	“不早了，我去上课，告辞。”
	许云洁走后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不是因为她走了，而是因为我不用再找路，只需要躺着。
	我真想在这病房里永远躺下去。
	父亲过去的种种细节向我脑海袭来，他的每一次迟到和晚归，也都像现在的我一样痛苦吗？

	拆完线后，我依然不想出院。要不是许云洁逼着撵我出院，我可能就烂死在医院了。
	回学校后我一直宅在宿舍，上课也不去。放假了，谁知道瘸着腿回去我妈会给我什么脸色呢？
	许云洁不时地发消息叫我出门：“你不就断了一条腿，又不是瘫痪了，老躲着干嘛。”
	舍友们都开始连夜抢票，我一点也不想回家，我妈近来也很少跟我联系。宿舍楼越来越空，舍友们也全部离开。放假的一周后，我接到了大姑的电话。
	“亮亮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	“啊？我在学校还有点事儿，可能……”
	“你妈出事了……”
	挂断电话，我的心像是被老虎的爪子紧紧攥着，盯着手机我喘不过气来。

	我觉得我像是一个逃犯。我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始于父亲，只要一提到他，我们就开始漫无目的地争吵。于是我将自己放逐在这令我痛苦的亲情之外。
	挂断电话，我打开抢票网，却死活抢不到票。我心烦意乱地摔掉手机，望着三米远的门。
	如果我可以从图书馆瞬移进浴室，是不是意味着，我也能从这里一下子回到家里？
	笔记本里写了，爸爸曾经做过统计，经由迷路迴穿越的地点有五成是在记忆里出现过的地方。另外一些，他推测，极有可能是祖辈迁徙过的地方。穿越的地点也极有可能是遗传在基因里的。
	我集中精神，迈出步伐。关于爸爸的回忆全都向我涌来，模仿大象的游戏，接我回家时额头沁出的汗珠，我拉着他的手行走在动物园里，他低下身在我耳边说过的话。
	记不起来.....
	他一定对我说了什么，我的脑子里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字眼。

	他扔下你们了。谁知道他跟哪儿的野鸡跑了。每晚都醉醺醺的，什么德行？你看看你这成绩！你爸也不管管你？！
	我拼命想回想起的那句话被这些言语冲刷殆尽。
	冥冥之中我听到父亲的声音对我说，“不要怕……”
	10.
	我梦见过自己从地面走到天花板，踩着瓷砖的边线然后跌到墙面，等我长大后才明白这一切并不是梦。
	这一离奇的空间再度在我眼前呈现，我晃晃悠悠地拄着拐杖，推开了童年时始终未能打开的门。走廊无止境地延展，崎岖如同山峦，每走一步我都感觉自己要从山坡上摔下去。
	往前走时，我反复经过自己的宿舍，这条走廊像是一条巨大的衔尾蛇，没有任何人经过。两边的病房错序排列着。

	“不要怕……”
	我闻声寻去，原本没有过道的地方延展出了三条回廊，与我所在的走廊正好成一个十字行廊道，走廊的墙面上是乱序排列的房号。
	我寻着记忆里的声音，顺着其中一条廊道走了良久，邻里邻外的嘲讽，破旧的洗衣机不停打转的声音。妈妈在门外叫我起床。
	“开门！开门！”我叫喊着。
	“开门！我要回去！”我吼了一声撞上了门。
	门撞开的一刹那，有一道光照了进来。
	11.

	陌生而熟悉的小道，小时候放学回家我都会绕这条远路。这里似乎跟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一样，从小到大似乎都没什么变化，这条无人经过的小路连水泥都还没铺上。
	我给小姑打了电话，他们开车接我去了我妈所在的医院。我到医院时妈妈已经醒了。
	“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”她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
	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张开嘴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我在书中看过，图像投进人脑也有一条道路，从视神经开始途经视交叉、视束、外侧膝状体、视放射至皮质视中枢，最后你看到的才在大脑中呈现。我拼命在她的眼中寻找着这一条通路，寻找她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？
	“腿怎么了？”
	“被车撞了。你怎么了？”
	“小毛病。怎么被车撞了？”
	“上班晕倒是小毛病？幸亏不是脑出血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”

	“年纪大了哪能没点小毛小病的，你这腿不也没告诉我吗？”
	“知道年纪大就别干那么多活了。”
	“我这儿什么事也没有，不干活能干嘛呢？在学校好好的怎么被车撞了？”
	“出去玩的时候被车撞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
	“你也少跟乱七八糟的人玩一起了。”
	“你相信了爸那么久，就不愿意相信我一次？”
	“还不是你小时候总是晚回家。”
	“我小时候也没跟人鬼混。爸也总是晚回家你怎么从来不说。”

	“你爸不一样。”
	“因为他的病。”
	她迟疑了一下，随后惊讶地看着我。
	我妈出院后，我们回了老家。我们一起收拾了屋子，翻出了很多爸爸的旧物品。
	磕了角的尺子、漏油的钢笔、附近的手绘地图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指南针。以前什么也没有，他就靠着这些笨拙的功夫摸索。在地图上标注出每一次的穿越时间和地点，试图找出一些规律。
	差不多在我出生后，地图上的标注就越来越少，最后都被塞进工具箱再也没被打开过。
	妈妈说在我出生后，他的时间就变成了倒计时。爸爸预知到了某一天他会突然消失，等他意识到解开这个病的奥秘遥遥无期时，他就把他剩下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我。
	他会在半夜醒来责备自己。哪怕拥有正常人一半的时间，可能他也不会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。

	“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。”我妈说，“做出了选择就要走下去，你爸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这样。”
	她把爸爸的物品一件件整理好，“其实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他每一次晚回家我都很紧张，怕他突然就不见了。他没有离开我们，而是一直在回来的路上。”
	我默默听着，如今的我正切身感受着爸爸的困境。
	“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回来还好点，他回来了，我就又要想着他哪一天会突然消失。”
	“这也是你不怎么联系我的原因？”我问。
	“你总有一天也会离开这里的。”
	可我还是回来了。
	我回来了，爸爸要怎么回来呢？他身上一无所有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要怎么回来呢？

	12.
	我在家里翻看着爸爸留下的一件件老物品，假期很快便过去了。
	许云洁时不时发消息问我腿好了没。开学后我还是习惯性地去图书馆，除了那里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。
	我跟许云洁还是常常在图书馆碰面，偶尔吵几句。
	有一次她说，“我越看你越不像偷窥狂。”
	我说，“我本来就不是。”
	她问，“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女生浴室？”

	我说，“我说了你也不信。”
	她就缠着我让我说。我说，我迷路时，可以从一个空间，穿越到另一个空间。
	她跟个智障一样瞪了我半天，然后问，“你怎么证明？”
	我没再搭理她。之后好几天，我都瞄见她在图书馆偷偷观察我。我经常在图书馆迷路，总是漫无目的地在诺大的图书馆中穿梭，她跟着跟着就丢了。下一秒，又发现我出现在她身后，吓一大跳。
	“你不信就不信了，别跟着我了。”
	“你每天泡在图书馆干嘛？”她问。
	“被车撞怕了。”我继续翻书。
	“你还在怪我啊！”

	我不理他，也不抬头。
	“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！你偷窥我都没举报你！”
	“你安静点，别影响别人。”我放下书，“我没偷窥。”
	“图书馆早没人了，今晚灯火美食节你不知道啊？”
	我看了眼周围，“你影响我了不行？”
	“唉你别看书了。”她夺走我手上的书，“走，再看脑子看坏了。”
	“去哪儿？”
	“美食街。”

	美食街上灯火通明，许云洁硬是拽着我催我走，她拉着我的手时，我感觉我的心跳在加快。灯光在周旋，我突然感觉手中一空。许云洁消失在人群中，我听到她喊我的名字。我顺着声音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	人群毫无规律地流窜，店铺也时刻变换着位置。许云洁一定像打地鼠一样捕捉着我的身影。
	我也喊着她的名字。在我的视角中，所有的灯光连接在一起，我像是包裹在一个绚烂的彩灯球中。
	我停下脚步，任自己被人群推搡着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数，等我数到十再睁开眼。发现许云洁正好被人流推倒我面前，一个踉跄扑到了我怀里。
	我说，“对不起，我又穿了。”
	许云洁露出惊愕的表情。全宇宙的声音消失，就剩下我们两人被困在一个色彩斑斓的迷你星球上。
	生平第一次，我突然觉得我得的是一种多美好的病。
	13.

	许云洁说，多好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希望这种超能力吗，你呀，不用买票，走着走着突然就到了别人永远去不到的地方，四海为家。
	别人这辈子，都不一定有机会进一次女生浴室。
	我开始相信，命运不是选择的，命运是一下子扑向你的。
	我可以去云游四海，但是我没有。
	我的命运停留在人群将我们撞到一起的时刻，我的命运停留在图书馆里，我和许云洁面对面坐着。
	我们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图书馆里，面对面坐着。
	春夏秋冬。四面八方。许云洁成了我的路标，我的终点站，让我开始明白，不管我去哪里，都是为了走向她。

	毕业后，我和许云洁一起合租。许云洁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，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我迟到了几次面试后总算也找到了一份广告工作。然而这份工作也没持续多久，一年内我换了三次工作，没有一次是称心如意的。
	要不就是多次迟到，要不就是出差跑错地方，不然就是没有招待好客户。
	许云洁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，很多时候我都躺在沙发上发呆。她每次都跟我说，不要紧，总有适合你做的事情，然而，我仍未找到那是什么。
	她开门回家，打开灯，我看着她消瘦的背影，似是我妈的印记重叠到了她身上。
	“你怎么都不开灯啊？”她问我。
	“你以前说的对，历史只会不停地重演。”
	“又没找到工作啊？别泄气嘛。”
	“你以前说的对，我适合云游四方，四海为家。”

	“胡说什么呢？不早了，洗洗睡吧。”
	“怎么都比现在这样好点。”
	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	“我找不到我的方向。”
	“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？”
	“我没有这么说。”
	“你今晚睡沙发。”
	这周第四次从沙发上醒来，我跟许云洁在一起后就常常吵架，然而每次很快就能和好。然而这次，我完全不知该怎么做。

	许云洁从房间里出来。
	我起身问她，“你还是不打算理我吗？”
	她梳洗完毕，拎上包直接摔上门。许云洁回来还是没理我。
	“你知道我的问题，又不是我想这样。”
	她拿起书坐下，继续无视我。
	“我一直在努力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以前你至少还跟我吵两句，你什么时候成这样了？”
	“蔡宗亮你有完没完？”许云洁瞪向我。
	“我没有后悔的意思，我就是怪我自己。”

	“你为什么怪你自己？”
	“我错了，我做不到跟平常人一样。”
	“你错了？选择题你不会做，是非题你都不会做了吗？这么久了，你有没有真正下过决心？”
	“决心可以改变什么？我爸不照样失踪，我妈不照样在老家吃苦，我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吗？”
	“你你你，我请你不要老是把你的事搬出来好不好？！你以为这些年来我不累吗？”
	“好，你累，真是抱歉这些年来耽误你了。”
	下一秒是我关上门。
	我心悸喘不上气，路开始摇晃，然后逐渐分裂。

	1.如果突然分辨不了方向，闭上眼睛捏住鼻子，等待15秒再睁眼
	有什么用呢？
	2.如果上述措施无效，那就闭上眼睛左手捏住耳朵，右手从左手臂中穿过并伸长（模仿大象），向左转三圈，再向右转三圈
	谁要干这么愚蠢的事？我做了多少次，换来的也不过是更多的嘲笑。
	但是如果我不做，我又会飞到哪里呢？
	我环顾了一眼，周围无人，我便弯下腰模仿大象在原地转圈。
	突然听到一声咳嗽，我起身，发现垃圾堆里躺着一个流浪汉。他用帽子遮着脸，但我仍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盯着我。
	“很好笑吗？”我走过去问。

	他微微抬起头，一脸络腮胡，迷茫地看着我。
	我想着我的父亲会在哪里呢，是不是像这个人一样流浪在异国他乡呢？
	我想着我母亲还生活在那片落魄的土地，我想起她早衰的面庞，想起由于过劳而住院的消瘦身影.....
	想到未来的许云洁.....
	我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，许云洁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一句话也没挽留。
	14.
	动荡的火车厢。

	我羡慕火车有轨道，如果我有轨道，我就能知道我能在哪里停下，也不用担心我下一站会去哪里。我循着轨道走，终有一点会抵达终点。
	时隔多年之后，我又踏上了回家乡的路，我原来以为我永远不会回来的。
	我陷入对过往的沉思，一大半都是关于许云洁。她跟我面对面坐着，她跟我牵着手，她跟我的拥抱，她跟我做爱蜷缩在我怀里入睡。顺着这样一条轨道，她跟我最后生下一个小孩。小孩握着我的手指，我看见我的手指渐渐消失，随后是我的整个身体。
	不行！
	我惊恐，一切又在重演。我会从所有人身边消失。
	“先生？”
	“先生，请您出示一下车票。”
	我回过神，突然察觉到景物正从窗边往前掠过。

	“奇怪，请问这辆车是不是在倒退？”我问。
	乘务员困惑地看着我，“先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准时送您到目的地的。”
	“可是，刚才明明是在往前跑。”我站起身，指着我的前方说。
	“火车在按照行程前进，如有延误我们会为您赔偿损失，请您放心。”
	我意识到哪里不对，摇摇晃晃地去了洗手间。
	我令自己冷静下来，好了现在的情况是，连交通工具也发生了方向错乱，我的病在以我不可知的速度恶化。
	我极不情愿地弯下腰，模仿起大象，镜子反射出我的丑态。走出卫生间后，方向终于正常过来了。

15.	
	妈妈退休后就在老家独居，她从来不抱怨我总是不回家。
	到家时她正在打理她的小花园。退休后她的时间都花在这里，种种瓜果蔬菜，也不跟友邻往来，毕竟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她早已听够了。
	见我回来了，她也不慌不忙，浇完水才进屋给我切了碗苹果。
	岁月真的神奇，小时候眼中的妈妈总是很疲惫，但是年老后妈妈却焕发出了气神，让我感觉她并没有变老。
	“被媳妇赶出来了么？”
	“不是。”
	“既然回来了，就多住几天再走吧。”

	“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怎么都不添点新东西？”
	“一把年纪了，添啥新东西？不如把钱存着，等你成家。”
	“妈，我不打算成家了。”
	我妈不说话，埋头倒水。
	“你看你跟人也不往来了，不如跟我离开这儿吧。”
	“你要走哪条路都是你自己选的，但我一把年纪，走不动了。”妈起身，扶着腰，“难得回来一趟，跟我散个步吧。”
	我扶着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
	“拉住我的手。”妈将手塞到我手里，“年轻时，你爸常和我在这里散步。小地方长大的，都不爱出远门，很多人都生在这里，死在这里。”

	“你跟我进城算了，你又不喜欢这里。”
	“我也会死在这里。你爸运气好，去了我们都到不了的地方。”
	“妈，我病情又重了。我没办法正常生活，我不知道爸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	“你爸很努力。”
	“努力努力，努力有什么用？有人能告诉我我会去哪儿嘛？”
	“谁知道自己去哪儿呢？”
	我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下，“这条破路，怎么还没砌上水泥？”
	“泥路挺好的，泥路不像水泥路硬邦邦的。”

	“有什么好的？”
	“泥路可以留下脚印，你小时候最喜欢下雨天在泥地里踩。”
	“泥路多难走啊，去哪儿都麻烦。”
	“去哪儿不重要，留下脚印就好了。人这一辈子啊，就是条泥路，留下脚印就好了。”
	“你真该跟我去大城市看看，人一辈子哪能在小地方等死呢？”
	“我不喜欢大城市的水泥路，去不了。”
	我回望泥路上留下的浅浅的脚印，我消失后，会留下什么呢？
	“你怎么了？”妈妈问我。

	“风大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我说。
	我顺着留下的脚印一步步往回走。我想我在许云洁的人生中会留下什么呢？
	好几天了，我一直宅在老家，翻阅着和许云洁的消息记录，点开她的号码又再关掉。
	我妈突然闯进来，吓了我一跳。
	“你怎么都不敲门呢？”我嚷道。
	“长这么大了就知道关房间里，也不出去走走。”我妈一边打扫房间一边说。
	我把头闷进被子。
	“你知道吗，茂森动物园要关了。”

	“什么动物园啊！”
	“就是小时候你爸带你去的动物园啊，说是要拆迁，没想到我们这破地方也要拆进来了。”
	“你说什么！”我钻出脑袋。
	“拆迁？”
	“不是，上面那句。”
	“小时候你爸带你去的动物园要关了。”
	“叫什么？”
	“茂森动物园.....唉你去哪儿？”

	“我出个门，晚上会回来的。”我披上衣服离开家，打开导航，搜索茂森动物园的位置。
	16.
	动物园里冷冷清清的，我想它死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拆迁，而是因为它注定是要被遗忘的。
	我在动物园里寻找着“老虎”的标志，记忆也一点点浮现出来。
	“不要怕.....”
	那一年，爸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呢？
	小时候的我拉着爸爸的手，我望着动物的方向标，说：“我要看老虎。”
	爸爸说：“你知道老虎在哪里吗？”

	我说：“我知道！”便拉着爸爸一直走。
	然而走了很久也没找到，越找不到我就越着急。爸爸说，不如我带你走吧。我从小就倔，说我要自己找，就在偌大的动物园里寻着路。回过头时却发现爸爸不见了。
	我就站在路口哭喊，一直哭到太阳落山，爸爸这才找到我。
	那一年，在动物园迷路的，是我。
	他蹲下身，摸着我的脑袋对我说：“不要怕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”
	我找到老虎的观赏区，老虎的园子已经被清空了。潮水般的思绪向我涌来，爸爸不顾一切地在找我，而我却再一次，不顾一切地要逃离这一切。
	我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往火车站跑去。

17.	
短信——	
我：妈，我要回城里了。你真的不跟我进城吗？	
妈：不了，你爸回来会找不到路的。	
18.	
我问许云洁，如果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？	
她用眼罩蒙住我的眼睛，拉着我的手，一边走一边问我：“这里是哪里？”	
我能感觉出拉着我一点点走出卧室，经过客厅，然后出门。	

	关门的声音。
	“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我问。
	“嘘，你别说话。”
	经过走廊，走进电梯，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丝凉风。
	许云洁带着我走出了公寓楼，我听到人群的喧哗，但不知道在去往哪里。
	“如果你看不到路，你还会迷路吗？”许云洁问。
	“看不到路本来不就是迷路吗？”我说。
	“我舅舅是个盲人，在我小时候他就拿跟棍子戳啊戳。有次我去他家里玩，发现他在家连棍子都不用了。我问舅舅舅舅你能看到了吗？舅舅说看不到，但他知道家的样子。”

	杂货店朦胧的灯火穿进眼罩，时不时传来小贩的叫喊声，车鸣声钻破黑夜。
	许云洁说，到了。
	我扯下眼罩，发现自己到了家楼下。
	许云洁说，“无论你去哪儿，你要记得家在这里。”
	许云洁说：“我会等你回来。就像你那天回来时一样。”
	19.
	我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份适合的工作，一名旅行博主，我去的都是一些偏僻的地方，有时一回过神就不知到了哪里。我随身带着指南针、导航仪、十几个充电宝、3个备用手机，为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意外我都能回去。

	许云洁住院时，我正在火车上赶回去。
	怀孕期间，我屡次提议说我要停下手中的工作，许云洁说不可以，她说我要从很多很多地方寄明信片给孩子，让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。她说等孩子渐渐长大，她就可以每天有很多故事可以讲。
	她说，她早就想明白了，我身上的不是病魔，不是诅咒，而是一种天赋，生命那么短，我不可以让它停下。
	我是在半途收到了分娩提前的消息的，比预产期早来了两天。谁能料到我坐上动车没多久，许云洁就进了手术室。
	我问乘务员，“能不能快点，我老婆要生了。”
	或许是因为我太忐忑了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动车又开始倒退。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回不去了，我不停在过道间来回踱步。
	乘务员不停地提醒我回到座位。
	我握住我胸口的笔记本祈祷，爸爸，如果你能听到，就保佑我吧。

	不要怕.....
	不知从哪儿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立刻集中精神，周围的嘈杂声瞬间远去，倒退的车厢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。
	我进入迷路迴，顺着声音寻找，车厢号变得混乱。我进入一节车厢时，它突然往前开，进入另一节时，它又开始倒退。
	终于，我确认了声音的来源就在7节车厢的厕所门后。
	一次也好，不要让我出差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门。
	20.
	阳光晒在我脸上，斑斑驳驳的，这里是一处不知位于哪里的深山老林。

	手机完全接收不到信号，心想，砸了，不知道到了什么鬼地方。我漫无目的地寻路，渐渐发现很多树上都留“卅”字型刻痕，像是囚犯在牢房里记录时间。
	无暇顾及这些古怪，一心想着回去。通过熟悉的树干，我发现我又绕了一圈。
	我气地一拳砸在树干上，这时，我察觉，上面的刻痕比之前又多了一划。草丛中传出窸窣窸窣的声响，我提防起来，怕是什么野兽。
	一个满脸都是长毛的人走了出来。
	“不要怕……”他说。
	“爸……爸爸？”我惊惑。
	“不要怕……不要怕……”他反复念着，然后在我旁边的树上画下一道刻痕。
	“爸爸我知道是你！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！”

	他似乎还没认出我，自顾自地走。
	“你怎么了！为什么不理我？！”
	无论我怎么叫唤，他都不理我，神智不太清醒的样子，不知多少年没有洗过的身体散发出阵阵恶臭。让我回忆起小时候他接我放学时的那身汗臭，鼻子突然一酸。
	我来到他面前，捧起他的脸：“爸爸，我是亮亮，蔡宗亮！你不记得我了嘛？”
	他的颧骨铭着我的手，双目无神，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从我手中挣脱，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用石头刻下痕迹。
	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	他嗓子里发出支吾声：“……家……”
	一个个“卅”字刻满了周围的树干。难道他在这里困了将近十年？依赖在树上刻痕去识别走过的路？

	为什么他无法出去呢？穿过迷路迥的某个入口，就会瞬间穿越进另一个空间。
	我抽出衬衫口袋里的笔记，翻开查阅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。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描述。
	这时爸爸突然像饿狼一般扑过来抢过笔记本。他的双眼睁得滚圆，有泪水从中泛出。
	“爸爸！”我立刻握住他的手，“是我！宗亮啊！”
	“宗亮.....亮亮.....”他口齿不清地说，“为什么.....你会在这里.....”
	我把这些年来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，爸爸的脑子变得很迟钝，一直低着头，有时我要把话解释好几遍他才明白。
	爸爸很努力地在找回一个正常人的状态。
	我问他，为什么你会困在这里出不去。

	他一边用树枝在地面画画，一边用语言向我解释。他以前不知道，迷路迴有一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，那就是你所在的空间没有道路和出口的时候。
	这时候空间与空间就失去了连接，比如沙漠，比如海上，比如这个无人山林。我们脑子里没有道路时，路径就无法展开，你也无法出去。
	难道我们永远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？我焦虑地问。
	“不要怕……”他说，“我可以……造出一条路……”
	说着他指了指树林，那些划满了刻痕的树干，我仔细辨认，发现只有极少数的树干上没有刻痕。
	爸爸说，那些没有刻痕的树干就是路，只要跟着干净的树走，就能出去。
	这是他近十年来唯一做的事，把所有错误的路径一条条排除，每棵树他路过了上千次，他就这样一点点走下来，记录，排除，在记忆中形成一条路线。不是为了找到出去的路，而是为了进入迷路迴。
	经过刚才在树上的最后一笔，这条路终于清晰了。

	我问，这么多年你就一直被困在这里，做这件事？
	他点了点头。我内心感觉沉沉的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	他说，亮亮，你只要跟着这条路，进入迷路迴就能出去。
	他说，你一定要记住你最想去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忘。
	我说，你也跟我一起走吧。
	他摇摇头说，我们是无法进入同一个迷路迴的，同一条路径，我们会通往不同的方向。
	我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带你回家。”
	这一次，我带爸爸回家。

	我们寻着树干找路，迷路迥如同树杈般延展。
	我说：“出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	爸爸说：“这片山林的夜晚，有时会听到老虎叫，但是我从来没亲眼见过老虎。你一定要记得回去的路，千万不要忘了。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家。”
	手上的触感越来越弱，随时都要消失一般。
	“对不起亮亮，爸爸没有带你看到老虎。”
	我回头看，爸爸的嘴唇上下启阖，我终于听清了那句曾被我遗忘多年的话。
	“不要怕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”

21.	
我没能带爸爸回去。	
手术室中传来婴儿的啼哭，我现在仍能感觉到爸爸的双手在我手中消失的触感。	
爸爸带我回来了，但我没能带他回来。	
护士将孩子托到我的手中。是个男孩，她说。	
我仿佛看到祖祖辈辈走过的道路在基因中一点点流传，我的血流传在他身上，总有一天，他也会踏上我曾走过的道路。	
我紧紧地抱住孩子，情不自禁地留下眼泪。	
“爸爸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”不知不觉已经能下地走路的孩子对我说。	

	我说，好啊。然后告诉他，弯下腰，捏住鼻子，然后伸出手臂。
	“这个游戏叫做大象转圈。”我说，然后我们在原地转着圈。
	我不再惧怕某一天自己从所有人的生命中消失，我愈发深刻地意识到，我走过的道路都可能是爸爸存在过的地方，我涉足的土地将来也会印上我孩子的脚印。
	它会引领我的孩子越走越远，经过一个个十字路口，通往生命的深处。
	这是我们的迷路小径。